

追念戴仲甫先生

李國鼎

我在民國十五年夏，考入國立東南大學，主修數學輔修物理，上了不及一學年的課，民國十六年革命軍興，攻入南京後，學校停課，國民政府採



蔣總統經國先生（左）民國五十四年在國防部長任內由戴運軌所長（右）陪同參觀中大地球物理研究所留影。

用大學區制改組為國立第四中山大學，學校校長由蔣維喬先生而更易為張乃燕先生，大學區係沿法國制度，除辦大學外，尚兼辦江蘇省教育行政，原有東南大學的負責人，似乎和革命政府道路不同，紛紛離去，到了十六年秋開學，筆者當時仍以數學為主修，讀了一年，數學系有好幾位法國留學教授，上了他們的課，把我在中學裏對數學的濃厚興趣，教的意興索然，於是開始考慮轉入物理系，那時適值幾位留日研究物理學者，被網羅任教。戴仲甫先生、文元模先生，便是其中的兩位。我先後上戴先生兩門功課，我們剛上的時候，感覺到很吃力，因為戴先生的寧波土話，實在不容易懂，慢慢也就熟悉。仲甫先生是一絲不苟很認真的教授，當時的教授們，都以校為家，教授待遇好，學生隨時都可以找到解答問題。我到十九年秋季即修完學分畢業。民國十八年秋，教育部準備取消大學區制，已決定將第四中山大學改名為國立江蘇大學，十九年秋季，消息發佈之後，全校師生，羣情憤慨，將學校名牌，送還成賢街教育部，最後教育部終於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，俾名實相符，併由朱昭先先生擔任校長。筆者自民國十五年入東南大學，及至畢業時所領文憑，已為國立中央大學。入學期間，已四易其名，所以筆者自詡為恭逢盛世四朝元老。

仲甫先生於學校改名後不久，即轉入金陵大學任教，筆者亦在金陵女大任教三年。廿三年考取中英庚款第二屆公費生赴英劍橋大學深造，抗戰開始先入防空部隊，擔任技術工作，復轉入資源委員會資渝鋼鐵廠，負責工務，從此即與仲甫先生分道揚鑣而轉入工業界。及來台後，又復相聚。

中大在台復校之始，教育部核准條件，必需同學熱心復校，籌募基金，蓋因清華大學成立核子物理研究所，有中美庚款之固定財源配合及同學之支助，交大電子研究所，亦有交大畢業同學之支助，中大校友在徐柏園先生領導，由筆者及各同學協助，亦籌募三百餘萬元，作為相對基金，在苗栗成立地球物理研究所。惟以該地偏僻，延聘教師困難，多數同學，咸以為為母校前途計，實宜遷校為宜。

籌劃遷校期間，同學意見分歧，有贊成留苗栗者，有贊成遷台北近郊者，筆者贊成遷新竹與清華、交大毗鄰，仲甫先生堅持遷至中壢，以地方所提供土地較為遼闊，且近台北，終於定案。



本文作者（中）戴運軌所長（左）黃季陸部長
民國五十四年中大校友酒會中研商恢復大學部
時留影。

遷校之另一部份財源，除由徐柏園先生領導之基金會籌募款項外，其中一部份必須處理苗栗原校址校產，並能符合苗栗原捐地興學之宗旨，其時筆者適任職經濟部，極力倡導增設二年制專科，以配合工業化所需技師，先後經教育部同意，核准明志工專、亞東工專等。為配合新竹、苗栗地址之石化、化纖、電子及探勘開採天然氣等工業，乃發起在該址建立一聯合工專，邀請有關公民營事業共同捐款，設立一聯合工業專科學校，該校之籌備，經歷任經濟部長之贊助，金開英先生任董事長，始終如一，精心學劃，自創校迄今，已成為國內最優秀工專之一，畢業學生，多為各工廠爭相羅致，近年來配合資訊工業及自動化發展需要，增加設備，培訓人才。此事雖與中央大學無直接關係，但由於與辦聯合工專，接受中大在苗栗原建房屋，款項即由該校（聯合工專）作價歸還，同時苗栗地方捐地興學之原意不致落空，使仲甫先生無後顧之憂，在追思仲甫先生之餘，願為之一提。

仲甫先生功成身退，由李院長新民接掌六年，在此期間，復奉准改名為國立中央大學，繼續仲甫先生的工作方向，在人才羅致及校舍增加方面，均有顯著之成就。國外學者教育家來參觀時，甚讚校園樹木成蔭，校舍陸續擴建，專任教授比例甚高，校風良好。初期在台畢業學生，如蔡義本博士領導中央研究院地球物理所，業已十年，有顯著之成就，獲七十一年行政院長傑出科技人才獎。凡此皆足以慰仲甫先生在天之靈。筆者自南京時，從仲甫先生習物理，政府遷台後，先後參與支助仲甫先生復校遷校及設置獎學金等各項工作，感於先生以書生本色，有所為有所不為，終能為百年樹人，在台建立初具規模之小型國立大學。

回憶自大陸淪陷後，中共遷都北平，中央大學已易其名，他日河山光復，政府還都，有此基礎，在南京舊址上，予以重建，人才仍為首要，此項責任，自寄望於在中央大學師友及同學矣。